

静倚松竹石碑

皮白休  
西塞山泊魚苗  
桐林注濟

小綸巾下後  
如絲靜倚檣  
松生釣磯中  
婦采村挑菜  
去小兒沙市  
買蓑歸雨  
來蓆菜沐船  
滑在後鰱魚  
溼鈎肥西塞  
此方終日有  
隔波相望  
尽依依

白綸巾下髮如絲，靜倚楓根坐釣磯。  
中婦桑村桃葉去，小兒沙市買蓑歸。雨  
來蓴菜流船滑，春後鱸魚墾釣肥。  
西塞山前終日客，隔波相羨盡依依。

樹下，一塊平坦的沙地上，坐著一個老漁翁。靜靜的握著釣竿，靠在楓樹根上，悠閒的等著魚兒上鉤。白色的綸巾下，是像蠶絲般雪白的頭髮，看遍了大千的眼眸中，沒有半點屬於俗世的紛擾，也沒有等待中的焦急與不耐；時間，對他，已不是奢侈的，如今，他不必再與時間奔走競逐，釣魚，也不再為了生計。

不是嗎？孩子們都成人了，接下了  
田畝中的活計，媳婦提著籃子，經過他  
身邊，他知道，她是到村外的桑林去採  
桑，家裡養的蠶，正在食慾旺盛的時候  
，採桑，成為這段時間中，婦女最重要的  
的工作。

路的那頭，小兒子走了過來，他是趁著才插完秧，到沙市去買蓑衣，春雨如油，可也不能沒有件蓑衣擋風擋雨。

男耕女織，只要年成好，這一年，就夠豐足了，人生，又何需再強求什麼？

他聽說，古時候，有個人，在京中做官，為了想念故鄉的蓴菜鱸魚膾，就辭官不幹了。可知，蓴菜和鱸魚，比做官的滋味美得多！而對他來說，這種美味，却是家常便飯哪！只要下一陣雨，

柔滑的蓴菜，茂盛得沿著船邊飄，只要一伸手，就能採上一把。而春天的鱸魚，更是肥美，懸在魚鉤上，釣竿都重得鑿彎了。

他座落在江邊的家，常有往來的商旅客官投宿，他們都說羨慕他這樣悠然自樂的在西塞山下的安適生活。

但是他始終不明白，為什麼他們口中說著，第二天，總還是匆匆忙忙，又依依

依不捨的踏上他們那功名利祿的旅程？這一首詩，是唐朝皮日休的七言律詩，皮日休，字襲美，自號醉吟先生，是一位有隱士傾向的人，他曾在鹿門山隱居，也曾中過進士，做過官。黃巢造反，徵召他為翰林學士，命他撰文，却又疑心他在文章中譏刺自己，因而加害他，死得不明不白。他因為出身農家，詩風質樸剛健，與陸龜蒙齊名，稱“皮陸”。

這一首詩，是他途經西塞山下，借泊漁家，見到鄉民耕釣織紡與世無爭的生活，欣羨之餘，又為終日奔忙於利祿的人們，發出感慨與諷諫。多少也有對自己“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”的喟嘆。

文：劉明儀  
書：汪濟